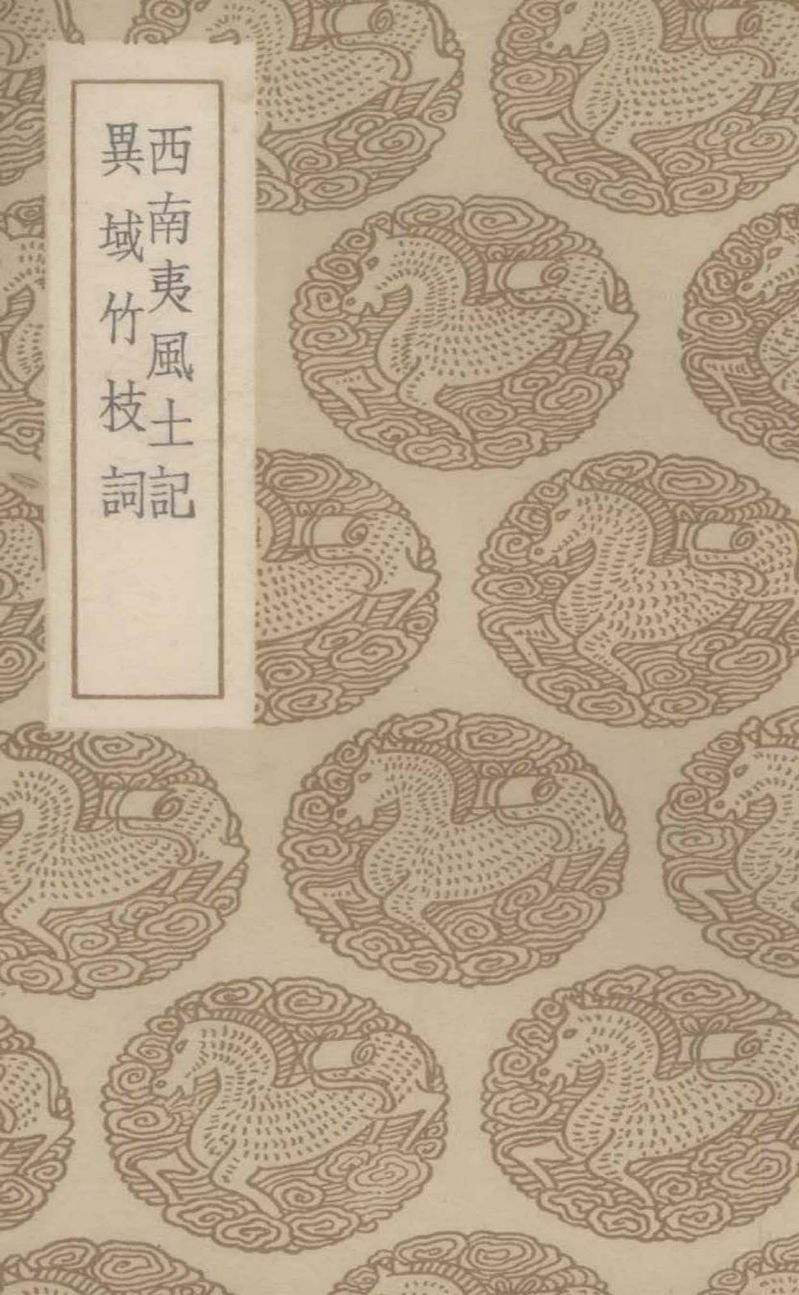


西南夷風土記
異域竹枝詞





西南夷風土記

朱孟震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土風夷南西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密

序

西南夷。漢武帝時已通中國。蜀漢中復叛。武侯定之。晉魏唐閒。或叛或復。宋則以玉斧畫瀘水。遂與之絕矣。元奄有西域。乃復屬焉。國朝兵平六詔。諸夷納土。乃各因其酋長。立爲宣慰。安撫等官。俾自治其地。以時時貢賦。曰車里。曰老撾。曰木邦。曰八百。曰孟養。曰緬甸。所謂六宣慰國初舊封也。曰南甸。曰干崖。曰隴川。曰孟密。三宣撫。一安撫。正統時。麓賊思任父子作亂。王靖遠討平之。遺孽播遁。迤西。靖遠請其棄地封有功也。擺古。舊得稜地。古剽國。夷言朱閣婆。又謂之朱波國也。處南海之濱。遠在諸夷之外。自古不通中國。晉魏閒。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剽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唐真元中。王雍羌開南詔。畢牟尋歸唐。有內附心。隨遣弟悉利福城五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劍南節度使常樂。復譜次其音聲以獻。于是始與中國通。頃歲師克隴川。獲莽人猷。得其樂器。形類篔簹。其聲和。其音哀。聽之凄然。得非兵戈亂離。音隨世變也歟。莽瑞體。緬甸宣慰之裔也。先時麓賊父子皆爲緬縛獻。後爝火復熾于孟養。遂與緬世相仇殺。嘉靖閒。差官勘處。竟不思其原。爲討賊效。以挑鄰釁。乃取其金牌符信而還。瑞體遂窮無所歸。逃于整古。動心忍性。修行學佛。得稜子無主。聞其賢。迎立爲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主人也。各夷分境而治。風土旣殊。氣習頗異。而勇怯情僞。不能無差別焉。草木禽獸。尤互有異同也。咸據見聞而載記之。以備事經略務該博者考云。

西南夷風土記

明 新淦 朱孟震秉器 著

天度二月春分日。當出卯氏十六度。而出房一度。當入酉昂一度。而入胃十六度。較之中州。似稍過南。夜觀斗極。乃在子癸之間。又似少偏。其地蚤暮。霧靄薰蒸。烟霞掩映。夏秋多雨。春冬少雪。晴霰冰霜。則絕無矣。風常溫而不清。月常昏而不朗。雖深冬。雷不收聲。電不藏光。常于大營中見大星。白而芒。燭地。有光如月。墜于某氏之家。詢之。乃虫光也。

風氣四時皆熱。五六月水如沸湯。石若燦金。三宣蠻莫迤西。木邦茶山。黑麻。皆瘴癘毒惡。緬甸八百。車里。老撾。擺古。雖無瘴而熱尤甚。華人初至。亦多病久而與之相習。癸未歲除之日。師度沙木籠山。聞杜鵑聲。次日則甲申元旦也。次日宛見綠草飛蝶。已而軍莫蠻夷人日獻青豆。紫茄。匏瓜。之類。蓋地氣四時如春夏也。

地理總諸夷而度。六千餘里。東通中國。南濱海。鄰暹邏界。西抵西洋。大小古喇。赤髮野人。小西天。去天竺佛國一閒耳。北接羌戎吐番。但山則懸厓峭壁。河則黑水弱流。遙見隔崖。粉牆廬舍。儼然車馬往來。而世莫能通焉。亦不知爲何地也。

山川原派。皆起自崑崙。東山自騰冲分水嶺。西山自迤西鬼窟。而對峙南下。分枝衍派。遵海濱而止。金沙江自迤西南流。索于兩山之閒。會檳榔。大盈。龍川。喇乃。木邦。虎人。温板。諸江之水。達于南海。三宣。孟

密木邦、緬甸、八百、車里、撰古、俱在江東。迤西大小古喇、暹邏、則居江之西也。山澗多蝮蛇、孔雀。其水多毒。蒲窩之外有毒泉。鳥獸飲之無不卽死。毛骨積泉傍者不知其幾許也。緬甸有江名粘利。其流百折。其水鹹黑。人馬皆不敢行飲。旋過此。回回夷汲水以濟其渴。夷中溫泉最多。炎荒地氣使然也。

草木暢茂。蓋居民稀少。斧斤不加。牛羊鮮牧。故耳。山多巨材。皆長至數百尺。木至四五十圍者。所可識者。杉、楠、檣、櫟、榆、楓。數木而已。餘皆入眼。平生未曾見者也。緬甸所屬地名孟浩。有樹葉如車蓋。彼土民取之代瓦蓋屋。茶山光腦產魚。古竹節長丈餘。蠻莫山中木多連理。潞江以外。道傍草皆自相糾結。謂之揪頭。瘴發則如此也。迤西溪壑之間。有草如蘭。吐穗開花。狀如胡蝶。卸則隨風飄颺。直上爲眞蝶矣。附于高木。仍爲花。結子可噉。緬甸有山名波羅。四面皆絕壁。獼猿亦不能升。厓頗有莫結子。纍纍相貫。土人于厓下誦經禮拜。其子自墜。抽去其心。引繩穿之。則數珠也。緬甸金塔寺。有佛果樹。結實類人頭也。芭蕉、檳榔實。如盃而尖。味皆香美。取以供佛。雍命海中水草蔓生。實如雞頭苞。時至其苞自裂。內皆小魚迸出。彼土人視草之疏密。卜魚之多寡。等練之下。溪不盈大。溪之內。竹皮輒如麻。折而爲縷。可供索。絢織履之需。溪之外。則枝節剛勁。以之作弓弩。堅勝骨角。溪以東惟一年一穫。以西則歲兩告成。咫尺迥異。地氣所鍾。固如是也。

鳥視中國之所無者。鸚鵡、孔雀。獸視中國之所無者。象也。然夷中鳥亦無雁、雉。獸亦無狐。而白鵝鳩。又中國之所無也。夷中燕語嗟查。不若中國之呢喃足聽。緬甸有鳥四足。肉翅大如鵝。其鳴似鶴。能飛而

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故千百爲羣。人亦不敢相害也。去騰冲五十里。地名緬箐。近出二獸。大如駱駝。毛碧綠色。獅首象蹄。牛尾。有齒無牙。頂心肉角隆起。見人則伏地而鳴。亦莫通其意。土人殺一。誤以爲麟。白于陳州守。取皮視之。非麟也。命藏于庫。其肉暴露數日。全無臭穢氣。蠅蚋不附著。亦誠可異。傳聞先年八百見此。隨與莽酋構兵。大略非惡獸。亦非嘉瑞也。畜產亦與中州不殊。惟雞差小好鳴。其音淒切。凡夷人死無噍類。牛馬豬羊雞犬皆以爲鬼。人不敢收。縱之于野。聽其孳生。是以山多野畜。

魚之所同者鯉。鯽。餘皆不可識別。大盈金沙之內。其魚甚多。見人馴擾。不必網釣。舉手可得。大者數十百斤。但味薄。不若武昌魚之旨且嘉也。昆蟲。蚱蜢。蝸。蠅。之類。夷人皆生啖。云解煩熱。有蟲曰隊。隊者。形如壁蝨。生有定偶。斯須不暫離。夷婦有不得于夫者。飼于枕空中。則其情自翕合。土官目把富夷之妻。皆不惜金珠易之。莽酋城濠內畜有異魚。身長數丈。嘴如大箕。以尾擊物食之。閉以重柵。恐其逸出傷人。每日以獐。豬。羊。飼之。緬人名爲龍。殆鱷魚之類也。歟。江頭馬高魚。大如牛。蝦大如鴨。老搗一番僧。駐錫水涯。水內白龜。長闊丈餘。僧每誦經。龜必出聽。僧若出遊水陸。背乘往還。至今尚存。僧固高僧。而龜亦神龜也。

五穀惟樹稻。餘皆少種。自蠻莫之外。一歲兩穫。冬種春收。夏作秋成。孟密以上。猶用犁耕栽插。以下爲耙泥撒種。其耕猶易。蓋土地肥腴故也。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墾其二。三。去村寨稍遠者。則迥然皆曠土。

夏秋多瘴。華人難居。冬春瘴消。盡可耕也。若待營堡既固。地方稍甯。募彼熟夷。給以牛種。擇厥田之上者。每歲冬春。屯種一番。可以代轉輸之勞也。事經略者。其善圖之。緬甸所屬地方。名板楞。野生嘉禾。不待播種耘耨。而自秀實。謂之天生穀。每季一收。夷人利之。

種類曰阿昌。曰百夷。曰老緬。曰蒲人。曰僇人。曰剽人。曰杜怒。曰哈喇。曰古喇。曰得稜子。曰遮些子。曰安都魯。曰牛噠喇。曰孟良子。曰赤髮野人。女多男少。蓋西南坤極也。貧者亦數妻。富者亦數十。官舍目把。動以百計。三宣官目。蓄髮加冠。六宣土官舍把。亦惟禿頭。戴六舍五彩尖頭夷帽。其餘部夷。男髡頭。長衣長裾。女堆髻。短衣桶裙。男女無貴賤。皆穿耳徒跣。以草染齒成黑色。緬人男女。自生下不剃頭髮。以白布纏之。陽物嵌緬鈴。或二或三。三宣。六慰。酋目。亦有嵌之者。男子皆黥其下體成文。以別貴賤。部夷黥至腿。目把黥至腰。土官黥至乳。塗體男以旃檀。女以鬱金。謂極黃爲美。自阿瓦以下。女色亦多豔麗。濮水關外有寺緬夷。男子駝頭。驍勇。女亦便捷。夫死則髡其頭。不再適。得稜子男駝頭。不著上衣。下體以尺布蔽之。女蓄髻。亦不著上衣。止以花帨圍腰下。安都魯。遮些子。皆迤西遺種。男子藤盔藤甲。不畏刀鎗。女子上下圍以花帨。手束紅藤爲飾。牛噠喇。男戴黑帽。有鬚者剃之。止留左畔一縷。無鬚者。引髮下繫于頤以當之。古喇。貌極醜惡。上下如漆。男戴黑皮盔。女蓬頭大眼。見之可畏。孟良子。性猛好鬪。偏體黥以花草魚鵲。其餘車里。八百。老撾。總而名之。皆曰百夷。男女與六慰不異。服飾多與緬同。赤髮野人。無部曲。不識不知。熙熙皞皞。巢居野處。遷徙不常。狀類山魈。上下以布圍之。猿。猴。麋。鹿。皆與之遊。蓋

與禽獸幾希也。蒲人、僊人、阿昌，乃在邦域之中，雜華而居，漸變于夏，閒有讀書登芹泮，納粟爲吏承者矣。

飲食蒸煮炙燂，多與中國同，亦精潔可食。酒則燒酒，茶則谷茶，飯則糯糲，不用匙筯，以手搏而嚙之，所啖不多，筋力脆弱，自孟密而下，所食皆樹酒，若櫻樹、葉與果房，皆有漿可泄，取飲不盡，煎以爲飴，比蔗糖尤佳。又有樹類枇杷，結實頗大，取其漿煮之，氣味亦如燒酒，飲之尤醉人，又以竹筍爲醋，味頗香美，惟啖酢臭惡，不堪食矣。

所居皆竹樓，人處樓上，畜產居下，苦蓋皆茅茨，緬甸及擺古城中，咸僭蓋殿宇，以樹皮代陶瓦，飾以金，謂之金殿，炎荒酷熱，百夷家多臨水，每日侵晨，男女羣浴于野水中，不如此則生熱病，惟阿昌枕山棲谷，以便刀耕火種也。

婚姻不用財，舉以與之，先嫁由父母，後嫁聽其自便，惟三宣稍有別，近華故也，其餘諸夷，同姓自相嫁娶，雖叔姪、姊妹，有所不計，莽著娶莽瑞體之女，叔娶姪也，著女嫁莽應理，妹適兄也，夷狄禽獸，大略如此。

治理多如腹裏土司，其法惟殺戮與罰贖二條，事情罪重者殺之，餘則量所犯之大小，爲罰之輕重也，緬人崇佛教，凡罪人願舍身爲僧者，卽止不治，莽瑞體治亦尙寬，有人犯法當死，亦不加刑，惟乘以小舟量載飲食，置于海洋之外，聽其漂沒自盡，閒亦有遇救者，然終不敢返故土也，應理性極慘刻，凡有

罪者羣埋土中。露頭于外。以牛耙之。復覆以柴草。舉火焚之。彼自縱觀以爲樂。江頭城外有大明街。閩、廣、江、蜀居貨遊藝者數萬。而三宣、六慰被擄者亦數萬。頃歲聞天兵將南伐。恐其人爲內應。舉囚于江邊。縱火焚死。棄屍蔽野。塞江諸夷所以叛彼來歸者。皆由其殺戮太過。有以驅之也。當時肯從各酋長之請。王師進至孟密。應理之頭懸于麾下矣。主將昧于大計。有識徒爲扼腕也。

治生男耕稼。女織紉。土地肥饒。米穀木絲皆賤。故夷中無飢寒告乏者。男反好閒。女願勞力。治外負戴貿易以贍其夫。蓋女壯健而男萎靡也。

俗尙佛教。寺塔徧村落。且極壯麗。自緬甸以下。惟事誦經。俗不殺牲。所以鳥獸與人相狎。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募人爲之。準古城江心一山頗奇。上有金塔大寺。唐僧曾寄宿焉。緬甸別有支更城。上建二塔。以金飾之。其下大小寺不可數。猛別城有金塔二。金飾寺數區。別有妖精洞。可望而不可到。都魯濮水關。有唐僧曬經臺。溫古城有金塔寺。塔如阜。周圍有金飾殿四千間。懸寶旛。皆木刻。以金飾之。塔點萬年燈。塔頂遙望莽會城。如在指掌。又別有金飾塔。寺中懸莽會像。廣額大耳。扁目闊頤。貌頗魁梧。纏以布色尙青。長衣綠錦。不禪跣足。聽往來者觀之。寺之四旁有池。有園。芙蓉花卉。四時咸秀。板古有河。名曰流沙。唐僧取經故道。貽記甚多。城中有積髮金臺。臺下池。池內有五色芙蓉。四時不絕。亦有曬經臺。歇涼樹。妖魔洞。緬人稱爲西方極樂世界。

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蓋其地多寶藏。商賈輻輳。故物價常平。

貿易多婦女。無升、斗、秤、尺。度用手。量用籬。以四十兩爲一載。論兩不論斤。故用等而不用秤。以銅爲珠。如大豆。數而用之。若中國之使錢也。

城郭有雉堞而無樓櫓。孟密、準古、緬甸、普坎、得亞、洞吾、等温、白古、馬高、江頭、皆古城也。惟擺古乃莽酋新築。然高者不過十餘尺。大不過三數里。惟緬甸、擺古、江頭、差宏闊耳。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緬人稱爲漢人地方。江頭爲門十二。東入者東出。西入者西出。南北如之。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罰之。夾道有走廊三十里。至擺古等温城。每日中爲市。市之周圍亦有走廊三千餘間。以避天雨。

器用陶、瓦、銅、鐵。尤善采漆畫金。其工匠皆廣人。與中國侔。漆器貯鮮肉數日。不作臭。銅器貯水。竟日不冷。江海舳舻。與中國同。擺古江中。莽應理僭用金葉龍舟五十艘。中設金花寶座。目把所乘。皆木刻成象頭、魚頭、馬頭、鴨頭、雞頭、等船。亦飾以金。同圍罽畫甚華麗。部夷船亦如之。但不以金飾也。海水日潮者二。乘船載米穀貨物者。隨之進退。自古江船不可數。高者四五尺。長至二十丈。大桅巨纜。周圍走廊。常載銅鐵瓷器往來。亦閩廣海船也。歟。

歲時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擺古無歷。惟數甲子。今亦竊聽于六慰。頗知旬朔矣。禮節不知揖讓。見人惟掌作恭敬狀。凡見尊貴。有所稟白。必俯伏盡恭。子之于父。不命坐。不敢坐。侍側亦不敢怠忽。古傳父子君臣長幼有序。此其遺風也。歟。

邪術三宣有曰卜思鬼。婦人習之。夜化爲貓犬竊入人家。遇有病者。或舐其手足。或嗅其口鼻。則攝其

肉唾于水中化爲水蝦。取而貨之。蠻莫之外。有曰地羊鬼。髡頭黃眼。面黑而貌陋惡者是也。能以泥土沙石換人及牛馬五臟。忤之必被其害。初聞以爲怪誕。後軍蠻莫威遠營。有火藥匠與夷人鬪。已而病沒。其兄焚之。滿腹皆泥沙。軍回過張擺箐。見道傍二屍。如蛻蟬。詢之。乃思鬼所攝者。始知二說皆不謬也。卜思鬼。惟狗可以碎之。地羊鬼。貼身服青衣。自不能相害。凡入夷者不可不知也。

土產。孟密東產寶石。產金。南產銀。北產鐵。西產催生文石。芒市亦產寶石。產銀。孟良。孟鍾。亦產銀。迤西產琥珀。產金。產阿魏。產白玉。碧玉。茶山產綠玉。干崖產黑玉。車里產貝。緬甸西洋出大布。而夷錦各夷皆出。惟古喇爲勝。象牙諸司皆產。獨老撾居多。象牙供器。阿魏入藥。與大布。夷錦。固皆非棄物。然非象牙。豈無以適用。非阿魏。獨不可治療乎。中國之吳棧。越羅。溫厚華美。可衣可裳。又何取于大布。夷錦。哉。至若寶玉。琥珀。寒不能衣。飢不能食。取用不無騷擾。商販未免通夷。已蒙撫臺禁革。旣峻邊關之防。復抑華侈之風。誠得大體矣。

戰鬪惟集後陣。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鳥銃當前牌。次之槍。又次之象。繼槍後短兵旣接。象乃突出。中華人馬。未徑習練者。見象必驚怖辟易。彼得乘其亂也。破之之術。必設疑以分其勢。設險以斃其象。出奇以搗其堅。橫冲以亂其陣。夷中本脆弱。恃象以爲強。能曉破象之訣。則夷兵不足敗也。火籠。火磚。火毬。火箭。噴筒。霧砲。九龍六龍桶。皆破象之長技。然施放必得其法。攪地龍。飛天網。地雷砲。尤殺象之巧術。而布置自有其方。誠能講究。得其妙用。可以挽南滇滌炎荒之虐焰。播蘇薰。掃紫塞之瘴烟。何必扼蠻

哈而畫金沙。据姚關而阻查里。示天下弱哉。

形勝惟蠻莫獨擅。後擁蠻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麻。茶山。中通于厓。南甸。隴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緬甸。八百。車里。擺古。誠爲水陸交會要區。諸夷襟喉重地。兼以田地肥饒。一年兩收。若于此處築堡設屯。且耕且守。數年之後。將見陳陳相因。轉輸可省。流移日聚。生齒漸蕃。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寡兵亦可撤矣。且居莽賊上游。虎視六慰。虜在目中。設欲犂庭掃穴。建瓴之勢。易爲力也。次則迤西。其地上抵麗江。下接擺古。左至西竺。右倚金沙。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謙底。底乃。之險峻。外有孟戛里。孟掌。之兩卒土地。殆將有木邦。孟密。緬甸。三宣。之廣。寶藏之富。生齒之繁。莫如孟密。五穀之饒。布帛之多。莫如緬甸。八百。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車里。擺古。緬甸。司治。檳榔。木邦。兩江環帶。水陸通達。緬人不容華人由之。恐妨天朝取徑也。車里亦有九龍江之天塹。老撾倚山帶河。土地延袤。山溪險要。頗與迤西埒。人尤習于水戰。乃莽酋之勁敵。若能招徠。亦樹黨益敵之一策也。木邦自昔稱雄。爲永昌之藩蔽。惟外無可恃之險。三宣素號富庶。實騰越之長垣。有險而不知設。故年來俱被殘破。凋敝不振。反藉官兵以爲彼守禦。必須厚其生以蘇其困。養其銳以作其氣。俾能自立。則騰永之藩垣有賴。而兵餉皆可少省矣。

古夷中自孟密以上。山多寶。蠻莫以下。地饒五穀。當國初兵力盛時。剪荆棘爲樂土。易鱗介以冠裳。特轉移之間耳。然瘴癘毒惡。漢人難居。嗟夫。固天所限華夷也。祖宗不忍逆天犯忌。惟薄示羈縻。治以不

治。二百年餘。頗稱無事。邇來莽瑞體避仇整古。談佛惑衆。雄據南滇。木邦、孟密。因來襲職。駁勘刁難。二
曾相繼投莽求立。迺西與莽相持。求援不得。亦折而入莽。莽遂兼併八百。蠶食車里。漸召老撾。于六慰
皆屬莽焉。然而畏敬天朝。不敢輕犯疆場。原夫夷人之性。不甚兇殘。夷人之情。無大奸詭。夷人之心。頗
知忠順。可以誠感。不可以威劫。古人治夷。以攻心爲策。誠哉是言也。



異域竹枝詞

福慶纂

異域竹枝圖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部曹椿園蘭按名七十一所撰異域瑣談。蘭按是書其同官刑部侍郎阮葵生易稱新疆紀實徵信錄序而行之分新疆外藩及絕域諸國列傳、山川、風物、土俗、民情。歷歷在目。余讀而喜之。作竹枝詞百首以志異。